

1247.53
228

生活 的一半就是梦

石成仁◎著

华夏出版社

生命与希望的礼赞

宓春磊中国残疾人作品出版基金



目 录

- 引 言/1
- 第一章 思念故乡却又害怕回故乡/4
- 第二章 干妈的仲夏夜之梦和我的似梦非梦/14
- 第三章 无奈走上江湖路/27
- 第四章 风风雨雨乡村行/44
- 第五章 眼睛忽然复明的那天那夜/62
- 第六章 风流无限最属四姑娘/77
- 第七章 乡间奇闻轶事多/90
- 第八章 山林里的幽会/107
- 第九章 源于亲情缺失的性幻想/124
- 第十章 真假姻缘和生死姻缘/143
- 第十一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165
- 第十二章 从一场风波想到许多世事沧桑/181

引言

遇到四姑娘的第一天,我就觉得自己将要和她发生一辈子都纠缠不清的事,甚至在遇到她之前,我就有预感我会遇到她。因为在我遇到她之后,我总觉得我在什么地方已经听说过她,有个神秘的声音曾经对我讲起过她。

那是在什么地方呢?好像是在一个山洞里,又好像是在一个小房子里。究竟是白天还是黑夜,也弄不清,周围朦朦胧胧的。

一个女人,好像是个老太太,对我说:“孩子,你现在回家来了,这次我得给你找个媳妇。”

我一点,也不害臊地问,什么时候能找到。她说:“用不了多久,出不了这个冬天,那天也许会下雪。”

我又问,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说:“你记着点,第一个来接你治病的姑娘,她就是你的媳妇。”听了以后我有点失

做过那个梦没几天，四姑娘就来接我给她父亲治病。然而在这之前，我已经给她父亲治过病，只不过不是她来接我的。虽然当时她跟我的关系，与我的那个梦不大容易对上号，我还是忍不住地想过，我妈许给我的姑娘就是她。然而，三姑娘出现以后，我就更弄不清了，妈妈在梦里许给我的到底是四姑娘还是三姑娘。做梦我都不敢想，这两姐妹后来都真的成了温暖我的爱之天使。

在故乡当江湖医生期间，如果不是遇到了四姑娘和三姑娘，许多美丽的故事也许就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了，恐怕也很快就会被我忘却。而更让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后来干妈竟然也成了我心灵深处久违的“情人”。于是，以前我也就迟迟不敢把这些故事讲出来。而现在讲，也就得从故乡讲起。

第一章 思念故乡却又害怕回故乡

百合淀子赛北京，难舍难离四面通。

伤心落泪莲花跑，雁过拔毛西北棱。

这是流行在我老家那一带的民谣；这是一首来自许多年前的民谣，在我还没出生前的许多年就在流传的民谣，说的也都是那个时候的事。今天几乎没人能弄清到底是什么意思，仅仅知道这民谣不过说到了四个乡镇而已。

如果非要找人讲究讲究，那些讲究也几乎都是似是而非的，你这么讲究，他那么讲究。

有一回，住在乡下的一个本家大姐夫曾跟我开过这样的玩笑：“我说老弟呀，你这个傻家伙，像你这种小跑腿怎么不到四面通那儿去扎针？到那儿你就是到了天堂。

“四面通的女人好啊，长得俊不说还可能会疼人。我跟你说吧，四面通那个地方从东头往西头数，再从西头往东头数，

“说不准是你自己最想去，巴不得快点跟那儿的女人好上。明明是自己心里馋了，偏偏拿我做挡箭牌。”我在心里说。

其实，这些话我也听别人说过。明摆着的，每个人说这些话的时候，都免不了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添枝加叶，这样，他们不光自己会得到一种肉欲的快感，还会把别人撩动得心猿意马，这会让他们看着很过瘾。

有那么一阵子，我真的很想去四面通，但又假装很不愿去，不过也的确有点害怕去那个地方。

大姐夫并不只是这么跟我说过一通，跟别人坐在一块闲扯，他也动不动就拐到四面通女人的身上。

“什么力量也赶不上女人的力量大，龙脖子都能给你拽弯了，皇帝见了美女一时半会儿脖子都缩不回来。要不怎么有倾国倾城这一说呢。哈哈！”

按照他的说法，倾国倾城就是这么个来历：宰相刘罗锅陪乾隆皇帝出巡，路上遇到一个美女，乾隆皇帝歪过头去色迷迷地看了老半天。以后宰相刘罗锅就常常拿这事奚落乾隆皇帝，说女人的力量最大，不然怎么能把皇帝的脖子都给拽得倾斜过去。乾隆皇帝拿他也没办法。美女说让一国之主把脖子倾斜过去，那么一城之主还算什么。如果谁把倾国倾城真正的典故告诉他，他是不会信的。他觉得，倾国倾城就得像他这么说才对。

他卷上一支烟点着，使劲地吧嗒几口用大嗓门继续说：“管你是什么男人，就看女人想不想收拾你，只要想收拾你，收拾不了那才怪了呢。远处的咱没见过不敢信，四面通这就是眼跟前的可不能不信。什么样的铁石心肠，让四面通的女

那时候百合镇还没有几户人家，只有一个小财主。一天都傍黑了，来了两个要饭的，是一对夫妻，女人挺着个大肚子，眼看就要生孩子了。这两口子跟财主找住宿。财主说：“房子倒是有一所，就是不安生，没人敢住。听老辈人说，那屋子里可能藏着什么财宝，有福的人住进去才能降得了那些财宝，不然就会被出来兴妖作怪的财宝吃掉。你们两口子要是不怕，你们就去住。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别说我心眼不好没告诉你们。你们两口子要是有命能制服那些财宝，那就归你们。我自己没那个命，你们要是得到了，我也不眼红。不该是我的，我如果硬要，兴许还会惹来别的灾祸。”

两口子当天夜里就住进了那所房子。夫妻俩觉得，不论什么乌七八糟的玩意儿都害怕光明。开始他们就点着灯睡，但又怕总点着灯被财主看到不乐意。女人就把一个葫芦瓢扎出许多窟窿眼，扣到了灯上。于是，屋子里就变得一片烟雾朦胧。

半夜，从北墙下钻出一个白脸大汉，一边朝夫妻俩走过来一边说：“来菜了，来菜了，这回可来菜了。”女人却用手一指说：“混帐，什么来菜了，你主人来了。”话音刚落，白脸大汉转回身到北墙下就不见了。

随后南墙下又钻出个黄脸大汉，也是一边说着来菜了，一边朝夫妻俩走过来，女人也还是用手一指说：“混帐，什么来菜了，不是你主人来了吗。”黄脸大汉也就跟着在南墙下消失了。

又过不大工夫，女人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

第二天，男人从南墙下和北墙下挖出了金子和银子。夫妻俩觉得，白白得到这么多金子和银子也太幸运了；好像太幸运并不是什么好事，这么多金银自己都留着也没用。于是，他

父亲去世之后，我还差几天就要到十个月的时候，母亲又忽然自杀了。

两三岁以前，我老是生病，能看的先生都看了，能吃的药都吃了，怎么治也不好。有个叫陈磕巴的人会过阴，曾经是我父亲的磕头弟兄；他给我过阴之后说，我生错了人家，因此才克死了父母；自己十有八九也得死，不然就得残废。

后来每当提起这事，婶婶总是唉声叹气地说，当时寻思着残废也就是落到胳膊腿上，哪想到能没了眼睛。

婶婶不只一次地说过：“那个事很怪，当时怎么弄也不行了，谁想到以后又悄悄地活了。”

我终于能跑到原野上去了。大片大片的庄稼被风吹得微微抖动，那山那树，都让我看得着迷。

沿一条小路，我跑进一片草地。一只狼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我，我却以为那是一只狗，只觉得那只狗和我以前看见过的不一样，可怕的眼睛盯着我。我本能地从草地这头向那头跑去，狼也从草地这头跟到那头。我被吓得找不到路了，大声地哭了起来。

从不远处的一所房子里出来一个姑娘，她朝我这边望望，大声地喊：“狼，狼，喂！喂！去！去！”那只狼惊慌地逃了。

她把我送回家，对婶婶说：“大姐，装子让狼撵了，你给他叫叫魂儿吧，怕是吓着了。”

婶婶一惊，发抖地说：“一眼没照看到，都是我的错。谢天谢地！”当天晚上，婶婶用饭勺舀了些水，一边敲着门槛，一边叫道：“装子跟我回家，装子跟我回家！”

送我回家的那个姑娘在旁边一声接一声地答应：“来了

里……”

一直都很可亲的婶婶和那几个女人，忽然间却让我感到很害怕，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实在是犯了最不可饶恕的错。我想逃，却不知道往哪儿逃；想找个地方躲藏起来，又找不到躲藏的地方。

那时，叔叔的家已经住在伊春一个叫三公里的地方；那时我已经成了盲孩子；五岁那年的春节刚过，我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双目失明了。而叔叔带我离开故乡的时候，我还在咿呀学语。

跟干妈走在岭上，就像走进一场梦一样，我又走进了这些往事。

仲夏的一个早晨。

我刚刚醒来，还有点迷迷糊糊的样子，干妈就坐在炕沿上招呼我说：“你醒了，好半天我就想叫你，看你睡得挺香。”她的声音里透出些许的忧伤。

我奇怪地问：“怎么了？”

“昨黑儿我做了个梦。”沉吟了一会儿，她说，“梦见仓房里放了许多猪肉，就像过年似的，我左一半子右一半子地翻动，摆放。忽然，我发现有一半肉上粘着一根肠子，我就看着肠子发呆。我还一个劲地问自己，从哪粘来这么一根肠子呢，从哪儿粘来这么一根肠子呢？我刚要伸手去拿肠子，肠子找不到了。我就左看右看，不知咋的这时忽悠一下就醒了。”

看我好像没听懂她的梦，干妈又问：“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干妈长叹了一声，接着说，“我不怎么做梦，可是这个

就带我回到了乡下，住在三姥姥家，也就是婶婶的三舅家。我从三姥姥的柜子底下翻到一个小铃铛，大衣纽扣那么大的一个小铃铛，用一条线拴着。

春春三四岁的样子，很干净，说话声清脆脆的，她领着我在水潭边玩，小铃铛叮叮铃铃的声音在水潭边上很是好听，我越摇越开心。忽然线断了，小铃铛飞了出去。我让春春给我找回来，她找了好半天也没找到。

“找不着了，掉到水里沉底了吧。”她说。

“找不着就哭啊，小子还哭，真丢人。”她过来拉着我的手说。

只要汽车开到村子里来，男女老少都会跑出去看。春春也会拉着我的手跑去看，她以为我也和她一样能看到。

“快把耳朵贴在这儿听。”她把我领到一根电线杆子底下说。然后我俩就把耳朵贴在电线杆子上听那种嗡嗡声。那是电话线杆子。小孩子都以为嗡嗡声是从电线杆子里传出来的。听的时间长了，只要电线杆子里没有了嗡嗡声，我们就用木板打几下电线杆，然后再把耳朵贴上去听。

“走吧，咱们快回家吧，你都把我脑瓜子打出包了，我不跟你玩了。”我刚用木板打过电线杆，春春就扯着我的手很委屈地说。

“再玩一会儿吧，我不是故意的，再不打你了，我再不打你了。春春……”

她“嗯”了一声，又跟我扯着手靠在电线杆上听那种嗡嗡声。

风越来越凉了，该是星星升起来的时候了，春春的妈妈在

院子里喊她了，我们才手扯手地往家跑。小村里不时地起伏着狗的叫声。

“快跑呀，快跑呀，来狼了来鬼了，掐你大腿了。”一边跑，春春一边吓唬我。

狼真的会时常跑到村子里来。

那时候乡下人常常使用一种叫洋炮的东西，三天两头我就会听到原野上“砰”的一声响，问那是干什么呢，大人就告诉我，那是打围的在用洋炮打野兽。

一天半夜，我听到一种奇怪的叫声。最初，我以为那是驴叫，再听下去才发觉不是驴叫。驴不会叫得那么持久那么漫长，甚至也不会那么幽怨凄婉。

“昨天夜里狼又到咱们村里来了，叫得好吓人啊，你听见没有？”春春的妈妈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跟婶婶说着。

“是吗？一点儿没听着，我睡得太死了。哎呀，你看，光听你说狼啊狼啊的了，火都烧出来了，快把烧火棍递给我。”婶婶急火火地喊。

“怎么跑到村儿里叫来了，不是孩子丢了，在找孩子吧。”婶婶一边往灶膛里填着火一边问。

“也没准儿就是那么回事，没听说吗，前村有个打围的，把人家刚生下来的小狼崽给偷回来了，母狼天天夜里到他家窗户底下叫。你说狼那玩意儿也有心眼，有一天趁人没注意就把他家的孩子给叼走了。老爷们急了，追出去把狼崽还给母狼才把自己的孩子救回来。怎么，今早你还贴大饼子，我也得贴。”春春的妈妈说着从灶膛边站了起来。

“也是的，咱们的孩子咱们心疼，人家的孩子人家还能不

第三章 无奈走上江湖路

那年我二十岁。

盲童小学毕业后东奔西走了四五年也没找到工作：好点的还能让我进屋，告诉我这年头好眼好胳膊的都还没有工作，一个盲人还想找工作，你能干啥，凑合着活着就不错了。

要是遇到不好的，还等我摸到门口，人家就把门关上了，或者干脆从我身边溜走。

看看实在也没有出路了，为了混口饭吃，我就在自学了一点按摩与针灸之后，当起了江湖医生。不过在当江湖医生之前，我也在绥化县参加过一个受到政府承认但是不挣钱的盲人下乡医疗队。

当江湖医生一直都让我感到很痛苦：除了被人看成江湖骗子让我感到很痛苦外，行医的时候，遇到那些被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更让我感到痛苦不堪。

生管理部门安排到某个村镇去。我不敢去找县卫生管理部门,因为手里这张漏洞百出的介绍信很容易被看破。我觉得农村干部还是更好对付一些,兴许就能糊弄过去。

已经是后半晌了,天空里肯定是布满了阴云,空气很凝重,飘着零星的雨夹雪,我甚至觉得天空低垂得都压在了我的头顶上似的。细碎锐利的西北风仿佛是一个个刀片,一个劲地在我的脸上和手上切割着。我一只手扯着那个中年盲人,一只手用随便找来的一根短木棍在路上敲敲打打,终于摸到了香兰镇。

香兰镇办公室里静悄悄的,最初我以为没有人呢。找了好一会儿总算找到一个人,他说他是秘书。我乍着胆子把那张介绍信拿给了他,好半天他都没做声。我紧张得心怦怦直跳,但也只好豁出去了。

“你都能看什么病?”我觉得他在问这句话的时候,也在很好奇地打量着我。

“常见病多发病一般来说都能看。”如何应答可能会遇到的盘问,事先我都很认真地想过,而且我要尽量让我的回答使自己很像行家。

“谁有什么病你能看出来吗?是诊脉还是也像医院似的光靠问?”他又问。

“好像有门。”我在心里说。

许多人尤其是乡下人和山里人都很迷信切脉。在他们的眼里,这样的大夫才是真正的大夫:无需问病情,只要把三个手指搭在你的手腕上就能说出你怎么样,那才叫看病。由于对问诊误解很深,他们对医院里的大夫也就很有几分嗤之以

同行看出我并不是个大夫。其实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乡下医务所的大夫很少有比我强的,而不如我的更有人在。在绥化期间,我已经和不少乡村医生打过交道,他们有多大能耐我很清楚,而且我也治好过他们束手无策的病人。在共同行医的几个盲孩子中间,我一直都是最受患者信赖的。

有两个男人那个地方都出汗,长年累月都是湿乎乎的。他们自己管那叫肾虚,要么就叫肾寒。一个是我治的,一个是我的同学治的。我治的那个男人没过三四天就好了,可是另一个男人十多天过去了也没好。也许是我太幸运,因此也就太容易露脸。到了后来,凡是遇到有点棘手的病,不但患者一定要找我,连我的同伴也觉得就该由我来处理。

一天晚上,一个农民抱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哭着找到我说:“大夫,救救我的孩子吧,我这孩子一开始抽风,现在就昏过去了,卫生院说没救了,你给我想想办法吧,你们是城里来的大夫。”

我就按着《小儿推拿学》上讲的如何治疗急惊风的办法给这个昏死的男孩做了推拿。一边推拿一边在心里暗暗渴望着:“你可好了,你千万要好了,你要是好了,人们都会称赞我们这个医疗队,你可别死,你要是死了,我该多丢脸……”那时,我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祈祷。

按着按着,那个农民忽然拍着手说:“我的儿子睁开眼睛了,大夫你再用点心……”我当然就按得更卖力了。又过了一阵工夫,那孩子“哇”的一声哭了。随后我告诉他回去给孩子再吃点消炎药。

第二天,那个农民过来对我千恩万谢地说:“我的儿子完

面对这种现实,我还是做不到。

从他们平常的话语里,我听到最多的还是这么一种意思:像我这样的人,除了应该想着好好为人民服务,都不该想什么男婚女嫁七情六欲的事。

“都瞎摸模糊眼的,还有心思想那些美事呢,真是恬不知耻……”我曾不止一次听到过有人这么说。仿佛我已经不属于有血有肉的活人。有一阵子连我自己都发自内心地觉得,就应该按照他们的这些话去做,只想着为人民服务,别的什么都不该想,如果想挣钱娶媳妇,那就是背离了革命路线。然而,真的一点也不想那是不可能的,总还是要在心里偷偷地想,但嘴上绝对不敢说。

有时候我还觉得,我的本事就是比医院里有些大夫都强,可是我做什么事又特别在乎结果。我发现那些大夫看完病以后,病人怎么样他们就不在意了,好像就是死了也和他们没什么相干。平常百姓看到一只小鸡、小鸭死了,看到一个什么果实还没熟就从枝头掉了下来,常常还会很惋惜地叹气。而他们因为看过太多的病人在他们面前受折磨,看过太多的人死在他们面前,于是他们也就再也觉不出这是什么大事了。

我就不行了,因为我到底不是真正的大夫,一点行规也不懂。只要接触到病人就总担心他,怕他不会好。只要我说能给他治,而他又没有好的话,我就会下意识地觉得自己的本事不过关,或者觉得自己做了对不起人的事。于是,我又常常对自己的本事心里没底。

我总觉得我这点本事坐到医院里当大夫不会有太大问题,当江湖医生却有点力不从心:因为按照我的想法,江湖医

接下来差不多都是在讲当时到处都在说的话，比如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云云……只是在最后说，希望石大夫能满足我一个愿望，寄给我一张全家照片。

叔叔说要给她回一封信，让她来串门。

“不用了，我不喜欢她。”我违心地说，可我却希望叔叔能再坚持一下，但叔叔也就把这事放下了，我后悔也来不及了。

几年以后，绥化的同学告诉我，他们还遇到过她一次，她还很羞怯地问起过我。遇到四姑娘以后，我觉得她什么地方有点像四姑娘，只是四姑娘不像她那么张扬，那么娇弱。

屋子里沉闷得太可怕了，也许那是个短暂的瞬间，但却让我觉得太漫长了。

“听诊也能把病听出来，我不信。”秘书终于又开口说话了，“这么办吧，你先给我看看，要是能给我看准，我就安排你们下去。要是什么也看不出来，我就不能安排你们下去了，安排你们下去也没用……”

“看来，现在只好背水一战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让自己稍稍平静一下，我便戴上听诊器开始给他看病。

“千万千万可别弄砸了，无论如何也要把他的病看出来。”一边听着，我一边想着该怎么办。

“摸脉能看出什么病，不也就是靠脉搏的强弱判断的吗，脉搏从哪儿来的，还不是从心脏来的！能看见还是好啊，他们诊脉的时候还能看到病人的脸色、表情、舌苔什么的，那样要说出一个人怎样就不难了。嗯，不管怎么说，只要听出心音的强弱，也应该能猜出八九不离十。”一个让自己成为名医的方

案就在这个无奈的瞬间谋划出来了。

把听诊器放在他胸前时，我用一种轻快的手法在他胸膛周围触摸了一下，这也就弥补了我不能望诊的缺陷，而他丝毫没有察觉出我这个动作是有意的。他的身上有点微潮也有点微凉。

“噢，这个人原来爱出虚汗，难怪他的心音听起来那么弱。”我思忖着。

出虚汗、心音弱、秘书，我就像忽然来了灵感似的，想到了他应该神经衰弱，围绕着神经衰弱的症状说准保没错。

很早我就听说过，给领导当秘书的都很爱搞男女关系，男女关系搞得太卖力了，就容易神经衰弱。于是，我一板一眼地说：“你呀，是这样的，头晕耳鸣、失眠、经常做噩梦、烧心吐酸水、食欲不振……”

本来我应该说他不太爱吃东西，但想到他是秘书，也就干脆说了术语，似乎觉得在他面前卖弄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说一句他就答应一声对，而且口气里充满惊讶。

“你每天都腰酸背痛，”我继续说，“说疼吧又不怎么疼，就是酸叽叽的。”他还是那么信服地嗯嗯着。

现在我一点都不紧张了。我琢磨着怎样再让他惊讶一下，我非要让他觉得这病简直就不是长在他身上，如同长在我自己身上一样；在自己身上，有的人还说不清呢，我却能给他说得这么一清二楚。

那屋子阴森森的，又是水泥地面；东北人大都有关节炎，他也不会例外。中医诊脉能说出内科病，却很少能说出外科病。